咸淳臨安志卷之三

行在所錄

郊廟

郊壇

在嘉會門外南四里龍華寺西　紹興十三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請依　國朝禮制建壇於國之東南壇側建　青城齋宮乃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臣楊存中知臨安府臣王晫等相視修築爲壇四成上成從廣七丈再成十二丈三成十七丈四成二十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二級壇及內壝凡

九十步中外壝通二十五步燎壇方一丈高一丈
二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餘四十步以列仗衛
惟　青城齋宮及　望祭殿　詔勿營臨事則爲
幕屋略倣　京師制度大殿曰　端誠便殿曰
熙成其外爲　泰禋門是年六月降　詔曰朕嗣
膺歷服越在東南念初載於維揚嘗肇禋於泰畤
深惟　累聖之成憲必遵三歲之親祠四涓路寢
之筵久曠圓壇之禮今日上穹垂祐邊境休兵寇
盜弭寧民俗康阜日致　慈寧之孝歲收高廩之
豐格此多祥敢忘大報見　祖　禰於諸室合上
澤之一祠嘉與臣工共圖熙事　朕以今年冬至
日有事於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相予肆祀罔
或不恭十一月庚申始用　元祐郊禮合祭天地
設大神大示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位幷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
上　帝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　太祖皇
帝　太宗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
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
位於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
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於第二龕二
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
於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
五十有六於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

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稾餘以莞而席皆內向
嘉泰三年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
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
人 二十五年郊 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
增三千人 應用文繡者皆以繢代之 隆興二年
孝宗皇帝始 郊改用獻歲上辛 詔曰朕比以
軍興未皇郊見欲涓建巳之月巳戒先庚之期幸
消弭於外虞懼稽遲於大報敬惟元日正得上辛
合魯經啟蟄之文法周室用驛之禮神釐可逆猶
漢帝拜於甘泉祖武是繩蓋 太宗行於 至道
式從改卜虔舉彝章今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
南郊 先是臣僚言 國朝多用冬至 乾德元年
藝祖皇帝初行郊禮是年冬至適在二十九
日以其近晦遂改用十六日甲子取古人避天忌
之說今初郊皆依 乾德故事然冬至亦在二十
九日請詳議改用 三年以 寢殿在淨明寺易安
吉日故有是詔 齋去 青城稍遠乃徙寺之舊
誠殿後以充 寢殿 咸淳二年
今上皇帝將 親郊 詔知臨安府臣洪燾修蓋
熙成殿 寢殿其 端誠殿諸門 望祭殿仍用
幕屋竣事撤之時以丁卯正月上辛行禮用 隆
興故事也太傅右丞相臣賈似道恭撰慶成詩以
進 皇圖新景運明德典神天大報嚴郊始彌文軼
帝先若稽參玉匱穆卜習瓊篴上日虞禋重寅

正夏禮顓鴻儀時損益駿命日洪延乾德垂元
範隆興闡聖傳華夔勇叅治懿樂炳重宣紫時
觚稜左青城斗極邊雲綏駢蠖略星仗扈蝠蛸太
室將晨祼齋宮揭夕虔靈承懷洞屬稱秩奉明鐲
爵冪匏茅秸龍章挺統縆閒鏞儀綷羽衡稽潔純
牲衛戟金枝植嵗我璋玉佩鋗琮方展黃粹璧美放
蒼圓田燭騰熙彩京柴達信煙禮容昭肹飾祭本
在心淵殷薦初行豫精誠夙厲乾孝思烝諒默學
典就仔肩儉朴丕齊俗寬弘大立賢輿圖恢蜀土
烽燧息甘泉臘信標霓瑞春曦表物妍交神從可
質式禮灼無譽御罔端闕雞書舞廣埏壽
稱長樂曉嵩呼未央前使領慤雛相作從忝
集竣早褰徒備位知止盍歸田熙事登徽謀忠
旅頌篇三靈高下顧一敬始終堅虎拜歌成昊於
皇萬
億年

謹按國朝祀典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上辛祈穀
夏雩四月冬報冬至日皆郎郊壇惟秋饗九月不壇而
屋設位於淨明齋宮春夏冬遇雨亦望祭於此皆遣官行事
明堂郊丘之歲則饗報不重舉

明堂

卽文德殿謹按國初循隋唐制每歲季秋大
饗止於郊壇寓祭皇祐二年始議明堂饗
帝饗親詔禮官討論是年九月辛亥行禮自是
著爲定制紹興四年詔曰朕饗帝以誠爲民
徼福顧時難備物訂郊報之未遑然禮有從宜
用宗祈之繼舉將合祫於天地仍並侑於
祖宗卽三歲之當祠裒百神而茂對頗益會稽

之近制率循　皇祐之前規庶格精禋克臻嘉貺
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　明堂咨爾列位庶攸
司相予祀事之恭毋怠官常之責既而太史局言
九月上辛　紹興元年九月八日辛丑緣未得九
月節改用十八日　自來　明堂用
月節宜用十五日辛亥今初五日辛亥亦未得九
係節氣內上辛酉　命守臣梁汝嘉同修內司
度建　禮殿設正配四位增從祀諸神位凡七百
六十七　親灑　御墨書　明堂及　明堂之門
六字七年始用　先朝親饗故事前二日　朝獻
景靈宮前一日　朝饗　太廟　初　宮廟皆寓溫
分詣至是已迎奉　州每大禮率遣官
景靈宮猶未建但　神主於新　太廟而
即　常御殿設　位　朝獻　皆如南
郊之儀
孝宗皇帝即位以來四舉　郊禮蓋當時議者惑
於嚴父之說不敢議及　宗祀　淳熙三年權禮
部侍郎李燾始以爲請不果行六年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周必大與諸儒再引燾議　其說曰宗祀
王之世則明堂不專以父配所謂嚴父者蓋指周
公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自周公言之故
日嚴父今若特舉　詔從之是年九月辛未遂合祭
於　明堂奉
太祖
太宗配如　紹興禮故必大視草　敕書明著尊

祖之說曰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蓋必大所自記云

太廟

在瑞石山之左　紹興四年　詔守臣梁汝嘉造用太常少卿江端友之請也　正殿七楹分十三室　祖宗室十一夾室二　五年四月權太常少卿張銖奉迎神主至自溫州五月二日　車駕行款謁禮七年改爲　聖祖殿　時駐蹕建康載以行　遂即建康立　神主十二月復奉　神主還臨安十三年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前一日　朝饗行禮儀注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　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南皆次內　此據會要所書而舊志謂二十七年始復功臣七祀之祭未知何據當考十六年用給事中段拂請釐正禮器而室隘不可陳列監察御史巫伋請增建廟宇乃從西增六楹通舊十三楹每楹爲一室東西二楹爲夾室又增廊廡作西神門　冊寶殿祭器屋庫屋十九年建齋殿　紹定四年燬後重建　景定五年以垣南民居逼近厚給之直令徙他處即其地作致齋閤子四十四楹前竦牆爲小門又斥糧料院白馬神祠依山拓地爲廟塽　咸淳元年添置

理宗皇帝祔室今通爲室十四帳座皆當中而少近左蓋右壁藏

神主又有二成之臺爲祠官升下以奉神主出入之地故也

配饗功臣位次

太祖

韓王趙普　周王曹彬

太宗

太師薛居正　太師石熙載

鄭王潘美

眞宗

太師李沆　太師呂夷簡

太師李繼隆　太師王旦

仁宗

太師王曾　太師呂夷簡

侍中曹瑋　太師王旦

英宗

司徒韓琦　太師呂公著

神宗

太師富弼　太師曾公亮

哲宗　太師司馬光　特進趙鼎

徽宗　太師韓忠彥　循王張俊

高宗　太師呂頤浩　越王史浩

孝宗　太師陳康伯　魏王史彌遠

光宗　太師葛邲　寧王趙汝愚

寧宗　福王趙汝愚

四祖廟

在太廟諸室之西　紹熙五年建奉

僖祖

順祖

翼祖

宣祖每三年以孟冬　祫饗卽廟行禮次詣

太廟

景靈宮

在新莊橋之西　中興初四孟　朝獻皆於　禁中行禮　紹興十三年臣寮言　景靈宮以奉　祖　宗衣冠之游卽漢原廟也（按景靈宮本大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而建　神宗皇帝始廣其制）今就　便朝設位以饗未副廣孝之意遂　詔臨安府同修內司相度修蓋卽劉光世家所獻　賜第基爲之門曰思成前爲　聖祖殿

宣祖至

徽宗皇帝殿居中（東西廊圖配饗功臣於壁）各有殿名見後既成七月

元天大聖后與

昭憲太后而下　諸后殿居後

上行款謁禮時　神御猶在溫州乃設幄行事十

月吏部侍郎江邈始迎奉以至二十一年議廣殿

宇韓世忠家復以　賜第獻遂增建前殿五楹中

七楹後十七楹自是　齋殿　進膳殿　更衣殿

寢殿次第皆備焉

重建後殿

殿名

聖祖　天興　后　保寧

宣祖　天元　后　太始
太祖　皇武　后　儷極
太宗　大定　后　煇德
眞宗　熙文　后　衍慶
仁宗　美成　后　繼仁
英宗　治隆　后　徽音
神宗　大明　后　坤元
哲宗　重光　后　柔儀
徽宗　承元　后　順承
欽宗　端慶　后　纘德
高宗　皇德　后　章順
孝宗　系隆　后　嗣徽
光宗　美明　后　光順
寧宗　垂光　后　體德
理宗　章熙

御圃

在東齋殿之西循廡而右爲大堂三臨池上左右爲明樓旁有蟠桃亭堂之南爲西齋殿大禮畢賜花於此西爲流盃堂跨水堂梅亭北爲四幷堂皆咸淳五年重建又有橘園及桂竹各一區

餘雜植四時花果亭宇不能備載

崇禮館

在宮之南　紹興十八年增建

按朝野雜記

國朝　宗廟之制　太廟以奉　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新五饗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　景靈宮以奉　塑像歲四孟饗　上親行之　帝　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　后妃六宮亦皆繼往　天章閣以尊藏　帝　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　欽先孝思殿亦奉　神御　上日焚香凡朔望節序生辰皆親酌獻　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以牙盤之禮云

齋宮

在錢湖門外惠照昭慶二院俱爲　朝廷祠祭奏告之所惠照有壇殿有燎壇夏至日祭皇地祇立夏祭熒惑立秋祭白帝肅爲齋宮昭慶有望祭殿立夏祭南方嶽瀆立秋祭西方嶽瀆兩廡爲致齋

閻子　淳祐間守臣趙與篡重修　淨明寺齋宮已附見郊丘

太社太稷壇

在觀橋東北自　建炎至　紹興初有司但奉行祀典而壇壝未建禮器未備　紹興十二年臣僚建請禮寺討論始　詔臨安府於城內擇地依制度建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典視皇地祇壇之北有靈池遇旱不涸

九宮貴神壇

在東青門外一里　紹興十三年因太常丞朱輅之請以春秋二仲舉行祭禮屋而不壇十八年太常寺主簿林大鼐乞詔有司建壇於國城之東從之壇制二成其一成方各百二十尺再成各百尺高皆三尺壇四方各出一階西南坤道又爲一階各闊五十尺上設小壇九從廣各八尺高各一尺五寸相去十六尺壇下四面爲兩壝各二十五步禮料一視感生帝其九宮神位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東曰軒轅東南曰招搖中央曰天符西北曰青龍正西曰咸池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

耤田先農壇

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玉津園之南　紹興七年太

常博士黃積厚乞享先農既而司封郎中李潤又乞詔有司講求　祖　宗親耕　帝耤故事下臨安府撥田畝營建十五年十一月遂下　詔曰朕勵精庶政撫世多虞念稼穡之艱難欲黎元之給足當食而歎靡敢遑寧今茲休兵息民流徙還業然而田疇未闢游惰尚多豈其三農失職而訓勉之道有未至歟仰惟前代親耕耤田爲天下先禮酪粢盛於是乎出敦厖純固於是乎成使耕與養者知所勸向　朕甚慕焉迺飭攸司經營千畝其以來歲之春祗被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以風示於四方庶幾戮力穡照田仰事俯育興於禮義以致丕平顧不韙歟播告邇遐咸知　朕意十六年正月　親饗於先農壇神農氏南鄉以后稷氏配西鄉禮畢行耕耤有　思文殿　御耕位觀耕壇自後歲祀先農於此

高禖壇

在嘉會門外南四里　中興初寓祭於錢湖門外惠照院齋宮　紹興十二年太常博士劉燦乞詔有司講求壇位乃令臨安府於　行宮東南城外隨宜修建十六年又以監察御史王鎡言下禮

寺討論既而禮官援　嘉祐二年故事謂宜在東方長男之位今壇在　行宮東南巽地未合禮制宜於南郊壇之東相視改築　旨從之其祭禮設青帝神位版於壇上南向以帝伏羲氏帝高辛氏配西向北上又設從祀簡狄姜嫄位於壇下卑階之南西向北上每歲春分遣官致祭禮畢收徹二從祀禮饌弓韣弓矢入　禁中　皇后及　宮嬪以次行禮十七年　上始親祠

海神壇

在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　淳祐十二年有　旨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下太常議禮　詔守臣馬光祖建殿望祭自　寶祐之元歲以春秋二仲遣從官行事



咸淳臨安志卷之三

趙魯庚寅錢善振錄
當涂氏仿宋聚珍版印

咸淳臨安志卷之四

行在所錄

朝省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

樞密院 國初循唐舊制即中書之北置院神宗皇帝朝又遷於中書省之西今院在都堂東止爲樞屬列曹之所蓋樞密使率以宰相兼領故自知院以下皆聚於都堂

在 和寧門北舊顯寧寺 紹興二十七年建

都堂 刻周官一篇於正坐之屏

堂上列

詔令　御製　御書石刻

高宗皇帝

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
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
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
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
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
置此座右永以爲訓仍札付臺屬憲臣常加
檢察月具所平反過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鉤
考當議殿最

右　紹興三年正月九日　詔恤刑翰林學士臣綦崇禮奉書　紹興三年　行在臨安府　春正月乙丑

內出　圖圀之丁卯有　獄之吏付臣頤浩等施行
本頒天下　旨命尚書右司口於石以墨
又示六曹兩　親札賜大理置之廳事庚午
右司條上刻石所當請者辛未命　德意左
篆其首曰　紹興典恤刑手詔且使臣崇禮
書其後而置　政事堂以垂訓永久　天語
哀矜　雲章飛動讀者懽然或至感泣識
仁聖之用心也臣崇禮既承　命乃拜手
稽首言曰昔舜紹堯之治象以典刑而敕
天下以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可謂口矣
詳考其書方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得皐陶

爲士而五刑之用惟明克允猶勉之
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敘之
意蓋主於此語其明效則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用不犯于有司而終復推美於皐陶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鳴
呼欽哉恤哉纔兩言耳其利之博不亦至
矣乎惟我祖宗相承以仁治天下口
用刑同符前古凡大辟具獄必覆按再
於三有司讞疑常傅生議誅雖大惡罪不以
族而吏入人死則廢之終身百有六十餘
年行之不變是以德洽人心不忘戴
故雖中僨而復興陛下襲積累之休紹宋
權勢聽訟則上下其手議法則輕重其心
刑罰不中深軫聖慮親詔中外用申
詔令平反刑獄方臨
軫念兵興而來郡邑凋敝獄市之寄或非其
人簒楚之下不無冤坐日者出五御史分
行諸道既俾檢察也重以吏罕盡公或牽於
遣焉而未復命上下其手
詔書哀痛多罪已之辭法令
之制布在有司咸可放也顧
顧復興
陛下襲積累之休紹宋
徵之仁心仁聞朝傳夕播交孚丕應無遠
弗格先刻石之頒已入人肝脾而淪於
骨髓矣聽之輿誦酌之羣情臣知中原之
易定而大業可復也豈特長勺一戰之勝
爲足道哉抑臣聞之聖人立教垂訓其待
人也恕而責人也嚴待之恕則所不可能者不容
者不以望諸人責之嚴則所可能者不
於不勉恭惟
明詔稱高柔游肇事而言
以其所可能者望人此聖
人之恕也惟待之既恕則其責之必嚴彼
及皐陶則姑
懷私顧望而玩法鬻獄者亦可以懲矣
聖意諄諄方且誨之以仁平諭之以禍福
丁寧惻惻不啻慈父哲兄之詔其子弟至
於定察舉之令增賞罰之科俾有司月上
而三省歲攷頗以平反課其殿最欽恤之
旨備形
德音苟有識知孰敢不勉由斯
而往遂使人自以爲皐陶而媮刻之風
還之忠厚不難致也雖然不精不誠不能
動人故動人以行不以言
見於言辭之間而臣已必其能感人者豈
明詔布告方

無自耶臣家寶藏　建炎時賜研中使語
臣蓋　上所常用者研刻　御書曰摻觚
濡墨分中有殺生造次必思今今世可行
筆出令之際而平居几研必對斯銘常以
自儆於閒燕之時然則好生之德本於
聖性發爲誠言豈惟今日之　詔臣以是
知虞舜躬行之效四方風動將在茲乎因
并記其事以
昭示天下

朕日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政而士風習安泰之久驕怠不卹事機以偃蹇自如爲高以緘默不言爲智　朝廷有期會而不應責限一日而違輒踰月省部之於監司監司之於郡守文符屢下視之漠然居官者惟務苟且指日望遷□遠者動輒遲延力求脫去凡此非庸懦卽挾勢而然緩急豈肯協濟國事可丁寧告戒并宰執臺諫率克所職檢察中外有仍前驕怠者具以名聞當議重寘於法惟無庇親故無徇愛憎賞不遺遠罰不阿近務在必行仍楊朝堂

右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癸巳戒飭士風

驕怠左僕射臣湯思退謹記　國□□□

□□□

明黜陟公訓告糾逖莫不有□□□□
□□萬事咸理而後人主端拱仰成於上
茲所謂無爲而天下治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神聖慈武受命中興體天之
剛自強不息當昃未皷未明求衣以圖回
萬微之務深慮士狃安泰□心易生抱虛
求進或□於成乃繹
聖志裁
發
睿藻揭示在廷戒休而董威仁寬而
義□渾乎虞典之約而周也噩乎周官之
詳而要也日月之光照耀雷霆之聲震疊
萬方□獻羣視眡奔走率職文武各致
其能小大無越其思庶有以承休命贊□
萬分成恢定之功登太平之治而□□□
□□六盛行將見之臣等叨服近司不
能總領衆職以稱
上意大恩宏覆特寬
司敗宸翰□□頒□縮粟竊惟
之下□□揩紳之士□□戴奉以周旋著
之金石以示萬方與虞周之書並傳無極
乃請於
上刻石於尚
書省而拜手書於下方



累降
指揮禁約不得以苞苴相貿易交結
權要非不嚴切訪聞邇來尚或有之其在州
縣則科取於民在軍旅則掊克卒伍盈車接
艦珍甘技巧以爲賂遺無名之斂徧及軍民
可不痛革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
因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凡我在位□皆清白
及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則苞苴何所自入哉
申嚴戒飭如有違犯重寘典憲斷在必行臺
諫糾彈毋憚大吏在外監司按劾

右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丁酉禁約苞苴

左僕射臣湯思退謹記　臣思退等言伏覩
戒諭臣寮崇尚廉絜禁止賂遺臣等恭惟
皇帝陛下秉至德昭大明神聖之資稟於
天授恭儉之行厲於身脩清心損己既形
於識記御貢罷獻屬發於　詔旨凡四方
之以式於少府者蠲減無慮數百千萬蠙
淮之魚蜃海之珠意其病民止勿復取純
約之風行廉能之效著尚慮中外之臣狃
習弗悛流貨市交以紊邦治乃躬灑宸
翰昭示外朝丁寧告戒俾遵於度臣等拜
傳跽誦震眩心目竊惟古先哲王之治天
下善爲之本而法輔之蓋徒善則人不之
畏徒法則人不之服善法相須乃克用乂
今　陛下脩身而善立御衆而法行羣工
庶臣孰敢不正敢不欽應在昔成湯遠聲
色薄貨利陳六事而戒苞苴辨三風而繩
徇貨暨周文王卑服卽功庶民惟正之供
德聖功神實基大業惟　皇有作視古一
揆用能恢中興之績成　太平之治實天

下幸甚臣等昧死請以　詔書勒之堅珉
置於文昌都省使薦紳士大夫見者竦目
聞者傾耳同心易行以廉相矜以稱　明
詔惟　陛下財幸　制曰可越八月己未
刻　詔
書於
石

## 孝宗皇帝

朕嗣承大業夙夜求濟顧德弗類歷日彌久
國家之勢未復乎安疆所賴薦紳大夫明憲
度總方略率作興事□規□□圖屬□□告
在位申飭□□毋押使各□尚名節恪守官常□
好惡於用舍之際者亦深切著明矣而百執
事之間翫歲愒日未喻　朕志□□之俗猶

在□□之習尚□便文□□□爲智摸稜不
決□□□拱默爲忠純以繆□□寬厚隆虛
名以□尚務□□□□□□□□□□□□□
□□□□□□□□□□□□□□□□□□□□
之事則身□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
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朕甚不□□□
天下之風俗之好惡朕所趣鄉薦紳大夫
其知之矣朕躬秉是道嘉與宇內之士共
繇□□而俗習□豈廉恥道喪日久□□□
所入者深歟抑告□□□惻未能孚於衆也書



不云乎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繼自今其
□易慮激昂厎厲毋蹈故□□則爾嘉爾或
不從朕□罰及爾身弗可悔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石刻漫滅多闕文

右乾道六年十月戒飭士大夫宰臣虞
允文等立石跋語並漫滅不可辨識

朕□□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
元躋於富庶之□□□國之閒宜若公私交裕
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
匱乏州迫其縣縣迫吾民其故安在毋乃賦

入寡而用度衆歟吏二千石有能不能歟將
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　朕既深居九重無
以徧察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
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
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於病民也厥或異
此　朕何賴焉且汝不聞黍苗之詩乎我任
我輦我車我牛謂美召伯能成轉輸之功也
後世以是名官寧無意耶曰陰雨膏之言能
養民如膏雨也其卒章曰王心則寧言家給
人足乃能安王之心也汝等得不深思古誼
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
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
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
力裕民力裕則　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
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
其乏事然後從而劾之斯亦晚矣是則黜罰
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意

右　淳熙六年三月旬漕臣裕民力右丞
相臣趙雄等恭跋　淳熙六年三月丁丑　臣
雄臣淮臣良臣奏事
殿中　天慈惻怛有民力未裕之歎因出
親筆手詔示臣等再拜跪受退即捧讀紬

繹至再至三仰見　聖明總覈庶職軫憂元元所以加惠至厚天下幸甚臣等恭惟陛下儉德冠乎帝王仁心同乎天地爰自即位池臺弗增車服隨給橫恩妄予毫髮不私厚賦重征鑄貸略盡是宜民力全實無嫌前古之盛乃名藩大府猶以病告致勤九重宵旰之念士大夫交議莫識所由及恭覩　聖鑒高遠推度任州縣有無之責乃知　聖明指寅布中外越二日又請刊石以副墨見本原德意志慮非臣等所及臣等謹奉偏賜諸道制曰可臣等竊以天下譬猶一身一身之間血脈流貫則四支和平天下之勢上下通融則百職修舉此理之必然也昔劉晏號古今計臣之冠究所設施不過取羨補乏蠲荒斂豐其後興利之臣乃不問有無一切殫力智慮不通規爲不豫悉取之任一道是寄盈虛緩急所當共體若乃剜肉補瘡之名安視其不足而誘贓敗之責自謀善矣謂使之本意也今凡厥奉承曷敢不敬敢不盡應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臣等不佞尚能恪意悉力以助揚　聖意若其受詔不虔與夫稱職有聞則當甄序以詔賞罰既入石謹拜手稽首而書於下方

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如非其人將見動

違三尺民受其弊而無所訴雖日降　指揮
約束但爲文具而叢胜於上何益治道哉故
傳曰爲政在人卿等其謹之毋忽

右　淳熙九年五月　詔大臣精擇監司
郡守右丞相臣王淮等恭跋臣淮等猥以
非才叨輔大政仰惟　皇帝陛下神心淵懿經緯萬方
旰食宵衣罔不惟民之念乃五月丙子
內出　御筆手詔宣示臣等辭旨懇切訓
戒丁寧謂民情之慘舒繫政治之得失監
司郡守責任尤重選授之際勿專履歷惟
才行是擇臣等拜手自訟失職之咎　聖
恩寬大未忍加誅越七日癸未奏事　延
和臣俯伏待罪　天顏怡愉賜以尉藉且
曰茲用人之弊所從來久方勉卿等相與
勵翼匪專爲今日設也臣又再拜言曰昔
成王作周官以戒其臣亦曰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蓋用人宰相
職也厥或不任責將焉歸然自古用人爲
難資格可以待平進而其失也拘未免賢
愚同滯之譏才望可以示奬拔而其失也
肆至有私意抑揚之患合是二者　幸詔
臣等　聖謨高古確然用人之大法臣等
敢不洗心滌慮恪遵　丕訓刊諸樂石置
政事堂之東監觀自警繼自今周旋審繹
必求名實相應以無負　陛下拜刺史守
相之意敬書下
方用詔永久

比以聽政之暇嘗製春賦一篇因嘉雨暘之
時而喜農功之興也今書以示卿等　玉歷
告新春令既班覽天宇之澄穆喜物情之舒
開乃思高明之觀歌七月之詩而知王業之

艱難厥初有神句芒司權木德在行而東啟
斗杓直寅而左旋鼓一氣於羣動紛萬生之
自然羲和於是以緩轡而逶迤乎北陸之躔
曉光曈曨寒威乍收輕塵不驚晴煙飛浮聊
憑虛以注目欣芳郊之可遊想都人其往來
莫不意適而心休俯觀長江東並海門息靈
胥之怒濤浴扶桑之朝暾越山前陳蒼翠穹
隆雲氣杳靄疑神人之所宮千巖萬壑雖不
可以歷覽而足以想像於胷中遐瞻原隰彌
望不窮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
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兮衆芳超遙
兮春風春風兮來歸信吹萬之不同散霏雨
之漠漠泛平波之溶溶若夫朝霽夕陰異態
殊觀回薄太虛不可控摶者春之容也總總
林林萬彙一律魚躍鳶飛各遂所適者春之
功也雖然天地之氣猶環無端既莫索其至
隱顧孰窺乎本原惟寒暑之迭運蓋陰陽之
相生彼三春九夏之異其亦猶大道之強名
且夫碧實朱英穠苞豔葩榮於春者冬必瘁
柝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歲寒出奇卉於

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閒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羨乎眩目之芳華已而舉觴禮懷豁焉望飛雲之縹緲送歸鴻之翩躚心遊乎造物之表寄妙用於無言

右春賦右僕射臣蔣芾等謹記

皇帝宅位以調四氣育萬物者動靜語默以天爲宗雨暘以時農事將興帝心之六載儲精思道求所樂焉迺二月辛丑出御書賦春賦以賜臣等既下拜登受竊伏思念帝王之德莫大於法天天道之妙不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者天時之運行而已四氣之序而春首之萬物之衆而春生之溥博淵深無所不被求天道之端孰要乎此孔子作春秋書春於王之上而以正次焉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欲使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蓋一經之大要也陛下聰明睿知得孔子不傳之學於千有餘歲之上故能承天意以從事宏慕廓度包括幽遐則與春同其大浩恩厚澤涵濡微小則與春同其仁範圜著於德業發揮形於賦詠大哉帝王之言其視春秋之書異代而同旨鎔乎雷霆之聲也煥乎雲漢之章也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瓠子之作方斯遠矣臣等待罪邇列獲拜非常之賜口誦心惟以謂陛下法天之德於此乎見顧惟昧陋無以仰贊財成輔相之妙唯是倡率在位毋聚衆以妨農毋竭川澤毋殺胎夭以傷生日夜思所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者以稱陛下仁民愛物兼容并包之意庶於代工之義無愧焉謹以宸章刻之樂石復敘

鑽仰之誠書於下方以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先是宰執奏事上曰人主不可不知民事朕近嘗作春賦放蘇軾赤壁賦爲之大意言農事方興要使無失其時宰臣魏杞請窺聖作故賜之

朕聞君人者以任使百官爲事者也百官者分其職而治其事者也故設是官必有是事任是事必有是人任得其宜則百職舉而衆事立任失其宜則百職廢而衆事隳何則人材有能有不能固不可一槩論也離婁之明足以察秋毫使之正五音則非所宜也師曠之聰足以正五音使之察秋毫則非所宜也嘗觀古先哲王命官之際未嘗不擴獨智以照臨稽衆論而遴選以謂不如是則或違其所長而強其所短譬之用直木以爲輪曲木以爲桷鮮有克勝其任者矣於是精擇其材之所宜俾居是官而任是事如舜之咨四岳求其能熙帝載者僉以伯禹爲宜舜知用伯禹之得其宜也故命之曰汝往哉又求其能典三禮者僉以伯夷爲宜舜知用伯夷之得其宜也故命之曰汝往欽哉至於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皐陶之明五刑垂之共工益

之作虞夔之典樂龍之納言凡九官十二牧之屬明明在朝濟濟布列猶耳目口鼻之不相爲用猶又負偃植之各安所施而又三載始考績三考然後黜陟幽明擇之既如此之精待之又如此之久此虞氏之朝所以無曠官而重華之治所以亙萬世而不可及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圖治者非不欲求其材之所宜而任使之也人臣之欲致其君者亦非不欲因其所荅而舉得其宜也然得人之盛卒與虞舜相遠何哉豈非擇之不精而任之不久歟嗚呼邪僞亂眞比比皆是知人則哲前聖所難以美惡取之則或失於貌以辯訥取之則或失於言捨言與貌而求諸毀譽之間則又有無辜之毀無實之譽然則人之才否終不可得而見耶曰天機動於自然而趣操得於行己固有不期見而見者苟在上者察不疑在下者存公正之心捨親舊之比忠以材能之實去好惡之私虛以接下奮剛斷而事上臨利害而不移擇不厭精待不厭久小有以成小而天下無廢事大有以成大而天

下無廢政如是則太平之基可立先王之治可追顧不韙歟

右用人論左僕射臣陳俊卿等謹記乾道五年

十月十五日　皇帝召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對　選德殿坐論用人之道使各疏所見以聞臣俊卿等既退悉昧死上愚對越十一月五日　皇帝復御　選德出御製用人論一介諸生遭值盛明待罪宰輔不能竭盡小臣事君之義罪當萬死受伏自惟念縱日蹐之聖淵懿之學度越皇帝陛下天縱能之志駿發睿藻風厲百代而任賢使能興臣淺陋誠不足以測識遍列軼古中興臣淺陋誠不足以測識聖作萬分敬用佚金石之垂昭示無極敢拜手稽首言曰粤自皇降而帝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勛華禹益臯夔密勿之輔交修法宮動容貌出辭氣欽俞吁咈不越知人官人之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今皇帝豐茂世之規監于唐典振起衆治宣昭四方之士而器使之天日一臨賢佞忠邪莫得遁其情狀而量材度德飭戒不忘奎文天章紆餘閎肆皇乎載賡之歌廣乎奉璋之詩丁寧周密視典謨有加焉規摹蓋宏矣臣等惟天下之治匪人材罔攸濟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亦惟深山大澤之材是度是用材弗於艮實敗迺事功然因能任官進賢絀不肖者大臣之職是心一不公則私欲蝕之亂其聰明逆曳倒植之譏響答而讎至必杜邪枉之門開衆正之塗不倚不偏如陛下之所詔則百辟卿士穆穆布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臣等敢不蚤夜誦而法式之精白一心以對揚　明天子之丕顯休命

御書益稷篇　賜新進士　乾道八年

寧宗皇帝

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聽茲二浙實捴
行都尤當優恤以厚根本況承平歲久生齒
日繁程其賦租之餘重以身丁之斂吏弗加
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非不知國
用所係儲積宜豐顧寧損於縣官以少紓於
百姓爰敷曠澤庸示至懷其兩浙路身丁錢
絹可自　開禧二年永與除放付三省

右　開禧二年十二月免兩浙身丁錢參

知政事臣張巖等謹記　臣等聞　聖人用
乎民未嘗竭民之力以自養故取於民有
節藏富於民而民不貧禹菲飲食惡衣服



故能致九功之惟敘文王卑服卽康功田
功故能使萬邦惟正之供然則恭儉節用
誠聖人愛民之本富民之要歟恭惟
皇帝陛下仁義見乎躬行慈儉由乎天性
宮室苑囿未嘗營也而因於舊服飾器用
未嘗華也而安於質憂勤念慮一紀於茲
朝訪夕咨無非細民疾苦之事乃歲在乙
丑十二月十九日因立春之朝布寬大之
澤　御筆手詔取二浙之民身丁錢四十
三萬一千餘緡絹一十二萬五千有奇自
開禧二年永與除放　詔書一出父老扶
杖而觀莫不感泣流涕相與歎息已而鼓
舞四出歡聲如雷感動之機其速如此
聖上豈不知經常不可以有虧用度不可
以無備一旦捐以與民茲豈細事蓋寧輟
毋食毋令兒飢寧減君賦毋令民困　上
蓋慮之熟也節一人之用活千萬人之命
散一時之利成千萬世之仁君瘠則民肥
百姓足而君孰不足此固天之道　祖
宗之意禹文王之用心也臣等敢不精白

一心奉承美意銷歎息之心於田里集和
平之福於國家臣等豈勝大願謹昧死摹
勒　奎畫被之琬琰以詔萬
世使無忘　聖天子之意

理宗皇帝

比年以來朝綱浸弛時事日乖所以並命二
相夾輔　王室正賴開明公道振起治功肅
紀綱以尊　朝廷用正人以彊國勢救楮幣
以紓邦計卻胡騎以固邊陲清吏道使無貪
黷之風淑士氣使無囂浮之習軍制當定則
飭將帥以去虛挂之籍人心當結則戒守令
以行寬卹之恩此皆今日至切之務昨來並
相往往各分朋黨互持已見或借學校之言
或買游士之譽交相捭闔陰肆傾排是以猜
忌成風衆弊膠轕今　朕用搢紳之公言從
中外之人望登庸碩輔參運化權繼自今勿
牽人情勿徇私意戶庭必肅使門無雜賓親
幹必飭使人無異議以元齡如晦爲法謀斷
必惟其是以趙鼎張浚爲戒議論悉主乎公
務爲正大之規以副倚毗之意故茲札示宜
體至懷

右　淳祐十一年　賜丞相謝方叔等

昔王巖叟奏疏於　先朝有曰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朕觀比年以來其弊大率類此良由廉恥道喪貪競成風監司郡守以賂而求何以厲其冰霜之操元戎主將以貨而得何以窒其谿壑之欲頑鈍亡恥者陰結於肱蹊嗜利無厭者依憑乎城社薦舉銓曹之良法也或交手而貿鬻朝著名流之清選也或入劄而指陳庸庸碌碌者計日以望遷循循默默者扳援而梯進其間有爲外臺之按奏言路之抨彈自知擯卻於　公朝乃復夤緣於制閫剡章奏辟蹤等希榮不思格法之難行直欲營求而得請辟闕至撓於部闕制差無異於堂差遂使國體浸輕政柄旁落外閫之權反重於　朝廷　朝廷之令不行於郡國此僥倖姑息之弊末流一至於此然中書萬化之原本宰相百辟之表儀源清則流以清表正則影自正繼自今毋養蠹毋惠姦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僥倖廢公法監司專廉察之權風采不振者去之郡守任宅生之寄簠簋不飾者斥之

將帥不恤士卒狼貪虎噬者屏之士大夫不
安命義蠅營狗苟者黜之此皆庶官之事又
有關於國體之大者臺諫　天子之耳目給
舍　朝廷之紀綱無非所以維持公論主張
國是夫何近年臺諫無特立之操或聽命於
廟堂給舍多朋比之私或稟承於要路甚者
專攻　上身以沽許直之譽迎逢權勢以爲
躐進之媒是宜振起頹綱挽回陋習使　朝
廷有清明之氣象可也正　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朕之責也亦惟賴爾殷
肱之助也書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
時二人　朕以周召望卿卿宜勉副　朕意

右　淳祐十二年戒飭侍姑息之弊左
丞相謝方叔等謹記　臣等嘗謂周官乃成
王戒羣臣之書有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公則天理私則人
欲公則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私則作於其心害於其政害
於其事夫委質爲臣苟能以公心滅私欲
則以此事君儼如對越推以治民民其有
不懷服者此成王之訓迪厥官蓋欲於心
學中求之也後世大臣之事君不求之於
心而徒求之於政故以自欺爲心而事業
黯昧不及古人厥元齡出於王通之門亦
嘗問通以正主庶民之道其問善矣而通
之說則曰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
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而道可

行矣惜乎其言是也其序紊也公則自無私矣以天下爲心則必能遺其身矣其先後次第本不如此河汾師友講磨猶有欠闕此元齡之止於爲元齡而唐之止於　皇帝陛下以聰明睿知神武之資全剛健篤實輝光之德踐祚滋久純亦不已自昔帝王初年何嘗不厲精求治往往始勤終怠鮮能全其清明惟我　皇上清心寡欲原本純正是以德盛而仁愈熟氣老而志益新乃者月正元日特瀝宸札訓飭大臣以至中外百執事風宵震動雲漢昭回臣等肅容跪讀鼓舞驚歎以聖訓所頒之條目而言謂監司太守以貨求謂元戎主帥以賂得謂薦舉或交手以貿鬻謂內職或入劄以指陳謂刻辟之太多謂閫權之太重此儆俾姑息之弊實以一私壞之又自　聖訓所頒之綱領而言則中書之爲政本宰相之任道揆正所以表倡羣工彌縫萬務使其源不清則其流必濁其綱不整則其目必棼至若臺諫耳目之官紀綱之地公是公非所當明辨一口附和國何賴焉往者不可諫今惟有革士大夫之心而已苟能以公而滅私克己而復禮純於天而不雜以人則有協而無附麗暗室屋漏正救而無愧此有開眞能以謹獨爲事則私計之營私謁之至常若上帝臨汝鬼神昭布況敢於犯四知之戒以得罪名教乎臣等惟知祗服訓彝恪守力踐必首明公私之界限而致謹於天理人欲之毫釐每事須可以告之於天可以白之於　君父可以對人言而無愧怍則庶乎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云

虞廷之賞延於世漢氏之官長子孫春秋謂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

朕慨思　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

美而不能世其祿者仰所在州軍體訪保明
以實聞以備錄用○朕聞　祖　宗立法悉
從寬厚惟贓吏之罰獨不少貸爲其蠹國害
民也　朕待遇臣下未嘗少恩訓廉有銘正
欲善誘不謂適來貪風轉熾國與民俱匱而
士大夫之家益肥開有自號清流而居官之
汙濁尤甚　朕將何賴焉自今小大之臣各
宜洗心滌慮毋徇於貨賄其或不悛有　淳
熙之法在舉而行之非　朕得已也
右　寶祐四年十二月錄用勳裔戒飭贓

吏右丞相臣程元鳳等恭跋　臣等仰惟
皇帝陛下德
秉乾剛化成常久開三紀風移之運當七
日陽復之辰　親灑宸奎誕告中外以
勳臣無後則示以錄用之寵以貪風未殄
則申以戒飭之嚴一勸懲之閒
興起人心轉移習俗之大機也舜之賞延
于世湯之儆于有位曾不過是我　朝曠
化懿綱冠冕千古所以濬行葦忠厚之澤
陶羔羊正直之風列聖相承　家法具
在若　紹興則有佐命元勳訪用子孫之
詔若　隆興則有貪饕無厭抵法不赦之
詔夫　祖　宗以仁立國待士大夫過於
厚顧於　勳舊則世世其祿於貪墨者則蕃必
逮其身非治之寬嚴爾殊也蓋揚善過惡
之公欲使小大之臣別義利之界限審榮
辱之樞機知趣所避所畏此能好
能惡乃爲仁之至歟　皇上監于成憲揭
爲　聖謨恢天地父母之心示風雨霜露
之教式是百辟彤於四方凡委質爲臣心

具天理目擊訓辭思夫旂常之紀詔於
司勳者如此寵賂之章速於司敗者如彼
可不洗心滌慮砥節勵行以上副九重
褒表功德董正治官之意哉臣等待罪丞
弼祇佩明綸惟當精白一心爲臣工倡
謹刻諸翠琰寶爲大訓頒示方國以對揚
聖天子休命○先是臣元鳳等奏臣仰惟
皇帝陛下乾運一聖德復見天心茂對新
陽洊灑奎畫一則錄用勳裔以示勸一
則嚴飭貪墨以示懲恭奉
聲臣等叨居丞弼恭奉
明謨謹當律已
率先爲賢訪後
勒堅珉於都省風厲四方俾勳閥之家得
續遺緒以沐
聖恩有位之臣各思洗心
以承
聖訓欲
望
聖慈特降
睿旨許
令立石摹本頒示諸路監司守令俾之仰
體
訓辭知所
畏慕
世道幸甚

朕於贓吏無所貸以其惟威惟虐大爲吾民
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與寇賊姦宄者同科
而何以爲
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貪以狼以
碩鼠直目以物類之惡者蓋不得復言人矣
惟彼貪夫憯莫之懲侵牟矯虔罔知盈厭
朕夙興夜寐憂苦萬民封培本根每懼弗蔭
郡國之吏乃淫從其欲以蠹厥生閒聞田里
凄砭人眼惻怛以還又甚自愧　朕惟民生
寡乏由於貪官之肆詠求貪官充斥由於監
司之不按察抑無瑕可以戮人軌度其信而
後可以治人初亦無以大相過耶　我朝戢

貪 家法具在 中興而後特爲詳密監司
不按劾而臺臣彈奏則坐監司罪此 紹興
十二年九月之 詔也以發擿而爲殿最不
劾則重行貶黜則是年十月之 詔也上下
相蒙習爲媮惰宜寘重憲悉臧否連銜聞
奏違則彈劾又十三年九月與三十二年十
二月之 詔也又如 乾道元年之正月四
年之六月 淳熙九年之三月十一年之六
月 慶元二年六年之正月皆有 詔而
詔不止是也率以外臺耳目不當蔽塞失察





之罪凜乎其甚嚴今監司不廉問不按發閒
一二見或輒用胥臆而貪者顧得免 朕獨
安取此茲當歲首肆用咸與維新繼自今仰
諸路監司各舉其職無或以避礙縱蠹賊每
半歲具劾過贓吏若干來上當視多寡爲殿
最視殿最加賞罰而主之以必行郡守於民
爲親又當助監司所不及此當以一歲爲殿
最賞罰亦如之或本路本州無所劾而臺諫
論列則監司郡守皆以殿定罰咨爾部刺史
而下典聽 朕言無同于厥辜自取瑕殄其

有治狀廉聲孚於衆聽者亦須摭實　奏聞
以俟甄錄薦賢受賞　朕不汝吝
右　景定二年正月殿最監司郡守勑貪
右丞相臣賈似道等謹記臣等仰惟　聖
以仁　十四聖一心三百年一日　皇帝
陛下懋昭　聖德勤恤民隱深惟　祖
宗以仁立國而士大夫以貪仇民異時訓
廉一銘布在郡國有人心者固已如對日
星如警雷霆矣乃月正元日　內出手
札宣示　皇心惻怛　宸翰昭回謂監司
失職故吏不肖吏貪故民窮由是　九重
閔憂百姓愁歎府辜階厲則汝之尤將大
舉　紹興　乾道　淳熙　慶元舊典以
按發多寡課監司殿最而黜陟之且俾
助以郡守察以臺諫不寧惟是貪夫不刺
者有罰廉士能舉者有賞陽開陰闔秋殺
春生大哉王言而今而後吏道不汙庶
民允殖以永我　宗社於千萬年實權輿
於是臣等載惟考課以定監司賢否者
聖朝之典章取班簿援筆以去不才監司
者先正近臣之故事　陛下聖仁同符
祖　宗臣等孱陋遠慚先正亦既祇誦
聖謨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　明訓謹拜
手稽首書於下方○先是臣似道等奏臣
等荼惟　皇帝　陛下一德當極萬年敬休
惟欲乂我受民祈天永命肆念仁心仁聞
而下不被其澤罔匪貪官汙吏鴟義奪攘
不厭不止以故元寡遂至治未臻上勤
聖懷憂勞夙夜酒月正元日　親灑奎
畫俾部刺史而下廉問按發以勑吏之多
寡爲使指之殿最治一州者則寬其期殿
最亦如之　宸章昭回與歲毫蚩動　漢章昭回與歲
功以俱新期同宇以皆泰其視先漢當春
時議振貸詔下寬大書斯爲卓絕無前矣
臣等荼讀　聖訓至於再三實爲生民立
命爲萬世開太平非可與異時一發號施

令之不匿厥指者並論也部刺史而下能恪守仰遵不負殿而以最聞繼是吏當稱其職民當安其業邦本所在永永不搖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臣等忝聯邇列親奉德言弗克欽承是爲有負謹欲將上項郡國令勒石所治以永觀省因拜手稽首颺言曰獲上黨穗文之祥不若寶此筆得河洛圖書之祕不若佩此訓欲一道之得福星不若先懲勸以厲其激揚清濁之志欲萬物之皆吐氣不若嚴誅賞以計旌別淑慝之功使凡見此者皆當竦然而作如在陛陛之側而聞丁寧之音相與濯去舊習以課來效臣等不勝大願奉

筆依

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而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蕃及後人　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孰咎爾羣辟是訓是遵

右訓廉銘

民吾同胞疾痛由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　祖　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豪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典聽　朕言式克欽止

右謹刑銘右相臣史嵩之等恭書　臣等仰惟　皇朝以仁立國列聖相承加惠元元謂吏治所以達吾之仁愛也貪則黷貨以傷民生酷則淫刑以殘民命害孰甚焉故誅戮不赦於姦贓厚貸每施於奏讞用能培植

邦本縣祚無窮肆我 皇帝陛下英明慈儉嗣大歷服率由成憲同一仁心乃月正元日 親灑宸翰製爲訓廉謹刑二銘宣示外朝 雲漢昭回奎文炳煥於以警羣工而竦百辟勵廉節而厚嘉師猗歟休哉臣等肅容伏讀若稽在昔漢治莫盛孝文觀其表廉吏有詔除肉刑有詔播告之修莫匪仁術故得吏廉平而民從化刑措之治庶幾成康然未若我皇上 聖學緝熙 睿思於詞章洋洋 聖謨風動中外王言深切惟淵衷之懇惻所以感發人之良心者又有在於綸綍之表也繼自今實惟賢者益知所勸而貪夫酷吏如其天理之未泯也必將率德改行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二十一年於茲深惟飭躬愛民而王澤不患其壅底矣臣等歌詠贊歎之餘謹勒諸翠珉垂耀罔極仍請以副墨頒諸郡國庶使小大之臣夙夜觀省期無負於 君師訓誥丁寧之意敢拜手稽首敬書於下方○又奏臣等恭惟



吏不廉平莫能布宣寬大迪民吉康春王三朝 親製兩銘曰訓廉曰謹刑 奎文於昭用儆于有位臣等待罪丞輔對揚休命敢不共恪已勒堅珉植於都省竊惟訓辭深厚萬姓屬心凡有民社宜存永鑒欲望 聖慈特賜 睿旨許令摹本頒下諸路監司守令各刊時廳事之上東西對峙庶幾日覩昭回人知感悟必能潔已奉公戢暴除苛期與元元同臻富壽不勝寰宇之幸 旨依

今上皇帝

予以寡昧嗣承基緒懼德弗類以爲憂危永惟古今天下治亂何常同道同事因各有攸召然未有用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泰否二卦著此審矣要其所以爲泰否者特

小大之一往一來陰陽之一內一外其機甚
可畏也今　予初服正書所謂自貽哲命之
時曰自云者夫豈階於外哉是忱在我惟有
愛護善類如元氣屏絕憸壬如邪沴庶幾自
貽之道因念
我朝以賢立國自　咸平作興培植以來大
者光明俊偉小者靖共豈弟數世流衍邦家
尊安非　熙豐而後一起一仆汔爲姦慝
所勝長治可也逮至　孝皇尤爲篤意由
乾道及　淳熙彬彬輩出號爲極盛不惟在
上者爲人物之依歸而在下者又爲儒學之
表倡正人正道相爲彪炳雖　紹熙　慶元
嘉定閒猶用之不盡又皆此時涵養之功治
象於此可以槩見　予荷豐芑詒謀之澤環
視在列罔匪俊彥實　先帝柬拔以敷遺者
若不待夢寐乎渭阿空谷矣緊爾服休服采
之臣尚體　子志必保固凝聚無遐心必搜
采薦達無隱情必主於立政而毋專於立名
必勤於相規而毋至於相厲使根植壯而有
益蕃之望氣類合而無可乘之隙聞風於下

者皆知　今日杜羣枉之門開衆正之路莫不懷忠信礪廉隅以待舉而士大夫之習爲之丕變焉是亦正人心之一機也審爾則奚愧於　咸淳之紀元可方　二祖之盛際惟予以懌

右　咸淳元年正月　詔諭羣臣有丞相

臣賈似道等恭跋

明光大之學昭哉平　聖意若　天而下昭回于天衆正丕若　咸平　淳熙盛際元年春正月上日龍畫穗書從日君子在內其星漢表裏典誥　皇帝陛下稟　章　先帝之緒象爲泰善類必愛護則陽明長儉壬必屏絕則陰慝消咨爾百辟卿士罔或遐心隱情立政惟其實相規惟其正　皇極敷言是訓是行庶幾　二祖風烈以休德盛哉鑾虞明良賡載臣等拜手稽首祗誦謨窮惟我朝列聖以心立治上接堯舜精一之傳　章聖製守臣之箴　孝祖著用人之論菁莪豐芑流澤垂裕皆始於心畫之訓迪勿以儉人其惟吉士亦克厥宅心爲立政綱領文武之德與天地神氣同一運化此陛下駿惠　先猷之淵指所謂自貽哲命既得正心之原推以正人心如表正景從疇敢不祗若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天下可之常泰也迺若光明俊偉爲人物依歸臣等愚陋莫能睎　先朝名臣萬分一敢不同心協慮益謹人才進退之機用凝太平之治謹以　聖翰鏤之樂石昭示訓戒於萬斯年集用　賢之福自今以始凡百有位懋敬之無斁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　先是　皇帝陛下聰明聖知臣似道等奏恭惟　至尊與天合符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立政用人惟正是乂若稽
謂一爲元之義克謹厥始監于
二祖重光日正元日聖學淵粹奎畫
偉彼雲漢昭章下飾
河洛於易明泰通之象於書取初服之訓
愛護善類屏絕險王視帝堯知人則哲大
舜去邪勿疑無異指四方風動咸日休德大
哉言一哉心莫不精白以承
人主之職惟辨君子小人而已君子國之
元氣咸平
之仁
先帝壽考作人之澤
陛下
而封殖之萬世
伏正人日進正論日昌於億萬年無疆惟
休臣等服在邇聯對揚
者所以承三聖之功
陛下端本澄源此
爲先務蓋精一之蘊自得於
聖心之微
用能克知灼見旌別淑慝自
朝廷百官
至於遠近莫不壹於正若昔孟春遒鐸之
規正月治象之法方斯蔑矣請以
刻之琬琰立之朝堂布之天下俾
上大夫





日新厥習仰稱
陛下稽古
訓迪之美意臣等不勝大願

惟天生民惟君司牧都鄙盈區分劃九服乃
建州伯此維與宅民吾同胞咨爾保息朕
茲念茲用簡畀爾思昔藝祖紫雲一誓賜
焉牧養言如天地爾念哉悉爾心祗祗兢兢
迺惠迺康惟廉惟平惟爾典常視民如身視
郡如家視屬縣如子是可以爲民父母矣勉
旃俞往各勤我班瑞之分命

右牧民訓

昔在 先帝字民是訓元元之命繫於縣令

肆朕承保亦以　命汝凡厥有生皆吾赤
子父母於子胡忍弗仁爾廉斯明爾敬斯勤
其率自爾中公乃視聽其簡孚爾衆衡乃令
政玆猷告于爾志其使我民孝悌力田庶幾
庠三代之醇四善三最治狀以聞　我朝彝
典尚旌爾庸欽哉

右字民訓

天生烝民皆吾同胞痛癢切身勿瘝民膏凡
而戚忻繫命爾曹惟既厥心毋憚爾勞繆以
千里根於差毫

右牧民銘

莅事必公拊民必惠邇者有　訓亦既切至
咨爾令長守以勿墜宣　朕實意斯爲愷悌

右字民銘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臣

賈似道等恭書　臣等恭惟　皇帝陛下行
踐阼以來日昃之　高恩厚章於　先帝休德
出見百辟入侍　東朝自一話一言罔不
日惟玆勤恤是以
汲惟恐弗逮以爲
之寄而令視民滋
因　清燕作爲
我敎辭罔敢弗欽而父母之心靡有厎極
又從而銘焉夫訓者提其耳銘者著其心
意益嚴則辭愈切至乾道變化炳爲日星
鼓爲風雷散爲霜露諄諄然命之敎之至

也臣等幸塵該輔躬承至化自惟淺聞不能仰窺河洛之祕私竊妄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惟 聖人能充其量在昔先民有作曰吾同胞 聖學高明有取厥旨抑不云乎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臣等職思其居豈惟 德心是宣是究贊贊襄哉以觀天下歸仁之盛臣等雖劣敢不勉諸是用勒崇垂鴻祗若茲其永無斁謹拜手稽首書於下方○又奏臣等竊惟 宋興德茂存乎百世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昔在 藝祖皇帝以不嗜殺人得天下以容養小民成藩侯 太宗皇帝淵懿丕承乃至下取昔人須令之箴表而出之遂成 王言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亦越我 穆考理宗訓廉謹刑之銘字民之訓載在 國史昭如日星德意志慮上暢下泝於是乎八方之外六合之內鼓舞泰和皇乎休哉 皇帝誕保受民盛德至仁雲油陛下嗣宅丕后天覆乃成淳六年正月丙寅 御製牧民字訓二 王庭下之方國亦既深切著明越八月壬午內出二銘約文敷暢 聖情發中無一念不在民 詔書數下無一事不爲民二訓方新而清燕之暇復製二銘以示臣等明謨丕律稽之 三聖而同符德洋恩普放之四海而皆準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臣等不勝大願宣昭 聖製頒示寓內使郡縣長吏乃一德一心對揚 天子之丕顯休命以長我 王國 御筆依

思堂

在都堂後

經武閣

在樞密院後藏經武要略

理宗皇帝御書扁刻之石宰臣恭跋臣恭惟 國朝以仁

立國以文致平以武禁暴整亂聖祖仁皇帝肇造區夏四征不庭北漢契丹猶未賓服講武除戎之事無歲不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四征不能改也肆我戰二月丙寅幸飛山營閱砲車四月庚寅選卒於朱明門九月己巳閱兵於講武殿兩月壬寅幸造船務觀水申儆國人而訓之正月壬寅大閱於西郊七臨幸於教船池蒐苗獮狩著爲通禮擊刺騎射悉爲精藝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纘戎祖武光濟中興雖醜夷悍帥屢書請和而我之武備益自飭謹乾道淳熙間於白石於茅灘於龍山凡五大閱親登將臺鼓作士氣燕射玉津興復曠典武藝有掌記拍試有賞格鐵簫之射有遷轉補授六師既肅四方無侮所以葛爵至歸職方王師載肸韃使踵至向者陵轢邊吏甚老不敢渝盟犯塞二祖是承惟七德是經聖化甫更國威大競東弭漣海徐邳闕戶之警西亡蔡息亳鄧抄塞之寇商丘之南大梁之北蕃侯酋將降執繫道亦莫不願鷙今茲被我衣冠雜以綺裘繡袷僕僕羅拜於



殿庭下蓋亦我武惟揚有以動悟之也臣備位宰府共貳樞庭目此武功懼無論述乃者清燕游藝以御書經武之閣四大字宣付臣俾爲宥府之鎮臣竊惟建隆以來本兵大計先後釐革條章登載於簡冊者其目凡十總命之曰經武要略則有其書矣而未有閣也南渡中興訖嘉定癸酉秘閣於本院之北北枕背山南拱象闕中以所裒書藏於金匱則有是閣矣而未有斯楊也今傑閣麗宏寶書充牣奎翰昭揭雲漢動而日星垂也觀是閣者知武經在焉則知烈祖之德見心畫在焉則見吾皇之聖臣於是肅容拜手跪而言曰風雨之潤也雷霆之威也此天之經也山岳之鎮靜也江河之澎湃也此地之經也朝氣銳暮氣歸中夜而肅殺之此四時之經也春作夏長秋冬變而肅殺之此四時之氣又從而收斂之此晝夜之經也其動也如風其止也如山其變化也如陰陽神鬼之不測進則兼弱攻昧退則和衆安民廣運之以神布昭之以聖奮赫之以怒經也聖人於易之習坎詩之常武明著其義曰

常德行以習教事曰有常德以立武事蓋兵象水也水洊至爲坎而君子於教民卽戒之事不洊習焉是棄民也王旅如雷霆也雷霆震驚爲武而人主於四方旣平之後不敬戒焉是究武也皆非其常也所謂常者卽經也隨變而施宜者權也用之於戰戰所以立和之基用之於和和所以寬守之備體立於不可勝之地用行於和戰守之閒其爲武經莫善於此彼漢儒之說乃謂反經可以合道若爾則權謀十三家技巧百九十九篇皆經也豈吾

已模寫御書刊之翠琰復明辨經之說以對揚

帝王之懿哉臣旣天子之威命○此見吳泳鶴林集碑不著

## 中書門下後省

在都堂西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洪邁記題名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戶唯給事中中書舍人而下別爲諫院同門而異闕由諫大夫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

給舍以法從爲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小大實書之實行之其未遑者得以告而還之兩起居日付

殿上備顧問皆名一時清切要官然去來姓名不

謹於掌固四十年閒已泮散不可攷邁兄弟前後四入省舉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

建炎年時爲不整敕或失其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爲六十有八人其重至三至者三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干青雲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省也題名成又請浙東相公大隸表其上乾道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居官名氏歲月識諸壁蓋俾後人考其時之職業而知其人之得失賢否云爾舊兩省闕官攝者例不久故前記弗載近歲詞掖多先兼而後授瑣闥或經年無正除者遺之其可乎此刻權亦書義也

淳熙九年春三月上饒施師點續題

## 有蘇氏藏石刻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至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

西省北院新構小軒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
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
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四月三十日
書○給事中王信跋云省中舊有露籬近撤之頗
快人意因爲小詩有種竹偶然成故事隔窗時可
賦新詩之句蓋用東坡仇池筆錄所載元祐事
也適陳諫議賈過訪舉似之乃云昨日方得此帖
事之相符如此同舍請鑱諸石爲他日佳話時中
書舍人陳居仁李巘起居舍
人胡晉臣　淳熙丁未秋季

## 紫微閣

寧宗皇帝御書扁刻之石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臣高文虎恭書　臣恭惟　皇帝陛下堯之聰思舜
之純亦不已成王之濬文禹之儉勤湯之齊聖文王
丕祥而繩武遵憲之學有緝熙祇適　慈謨紹履
儒學兢兢業業汲汲皇皇用以迪淵謀而新睿德
聖能攸縱文治並昭九功所經萬化所穆天以澄

著地以謚寧日月之容舟車之暨仁陶義衍遠服
邇安至於登延畯良甄區賢否以正天下以清
朝廷而臣奮綵單寒身際熙盛擢寘微掖晉陪金
華數蒙　渥恩無以稱塞每惟絲綸之地綱紀是
司雖曰肅號令處要密夙所推榮迨其辨幾微詔
予奪關繫亦重若稽　仁祖顧惠省垣揭名紫微詔
申錫　奎篆所以涖寵靈而播馨烈者甚盛美也
自　炎正再興聿嚴掌制然舊觀未復有當迪聞
乃八月癸巳詳援典彝冒陳　講殿祈頒宸畫
增耀前規　天度惟深臣言是格越九月甲寅
御書紫微閣三字下　賜小臣臣拜手稽首對揚
王休鳳翥龍盤經緯河洛星鈐日珥闡握乾坤六
書之工八法之臭凡　高宗傳之　孝廟　孝廟
授之　慈皇至是偉健端閎精微廣大參備衆體
允集大臣乃以十月戊辰虔奉　奎文妥揭華扁
旋乞　明指俾登汙青用詔顯榮光示億世制
曰可省戶有禁詞臣迭居一旦　天光煜煌慶雲
葩郁如在上帝羣玉之府如游太微三光之庭於
以振　元祐文治之華於以奮　紹興規恢之業
猗歟偉哉臣竊聞剛健中正天之德也自強不息

君之德也故學聚問辨義炳乎乾又聞柔來剛上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之文也故化成政明象垂於賁今 陛下軌範 帝訓股肱勳賢日昃不皇運天之德而黼黻皇猷金玉王度勉強行道闡人之文下濟而光彩藻藩飾惟時西掖涵沐洪暉況於天地山川乎況於人民萬物乎由是充之自力行始臣恭以藻翰被之翠珉故述其愚附著於下昭侈 上賜與 闕圖

十四日

## 檢正左右司

### 在諫院之右面東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陳居仁記

**題名** 天下之事萃於 朝廷而經體贊元上燮陰陽下遂物宜又出於一二日萬幾之外非賴掾屬朝夕裨贊則經綸之大務或汨於簿書期會之糾紛漢嘗以口臣錄尚書然猶未爲常職至有末年事歸臺閣之口雖置尚書左右丞不足論已唐分三省以宰相爲長官始置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二人爲丞之副分聽曹事則與丞同其品秩則非諸郎比逮我 國家 神宗朝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 熙寧閒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仍置檢正公事口人以檢核釐正中書門下之務 元豐閒稍加裁減乃置四人其後又省不置洎 太上皇帝朝雖增損不齊要以兩省劇繁未嘗偏廢右司郎官各置一員後以劇乃置兩員蓋內之六曹寺監外之監司郡守稍關治體而非所可專者率上於兩省故僉擬咨白殆無虛時誠政事之根本治道之源委必得其人扶植而順導之故選除剳入侍以秉政樞相望厥後雖進用隨時而雄劇如昔凡官寺皆有題名 中興以後獨未之立同僚當暇時命掌故蒐案牘考其名氏除授遷改之先後得二百六人將刻諸石用垂久遠以居仁濫吹其閒爲粗久乃屬敘其梗槩竊謂公掾皆天下選中正以處己恭恪以事上自其常分若夫事有是非可否要當如鹽梅之相資水火之相濟爲長者不以逆指爲嫌爲屬者不以奸分爲憚惟理是

徇初無容心自然上下之情通而小大之政舉朝廷正而天下治豈不權輿於是哉併抒所蘊以貽同志庶知題名之設非直爲識歲月而已也　淳熙十二年三月

## 承旨檢詳編修

### 在樞密院檢詳楊萬里記題名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

在樞密之屬曰都承旨曰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曰檢詳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已　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爲之屬萬里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事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事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爲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貳又建其之禪也下無以禪其上而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蜚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爲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禪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職也　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

### 將作監兼副都承旨胡榘續記　西府之屬舊有題名自中興初至於今八十有七年石已再續矣

榘自視欿然迺三得厠名其閒其爲編修也復紹大父忠簡公之遺躅已而兼檢詳文字今又攝副都承旨列屬殆編於職掌沿革剽聞其詳蓋樞密本兵枋故自使至僉書文武參用雖都副承旨爲之屬亦然所以隨時制置之意深矣其次則檢詳之職掌考核文書編修之職掌刪潤時政故專用文臣至於叶贊帷籌與聞朝論其責一也當晚唐時樞密使雖居要地然品秩恩禮未與今等每有

密旨受而付中書謂之宣中書受而著之籍謂之宣底迨至梁初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敬翔爲院使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欽承上旨則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因崇政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則所謂承旨院使實專之後唐同光初復以崇政院爲樞密院置使以命宰臣郭崇韜石晉天福初復以命宰臣桑維翰自是樞密使權視宰相承旨遂歸於其屬本朝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始加都字熙寧中以史館兼之元祐中以待制兼之自是都副承旨遂爲兼之紹興初以兩制兼之自是都副承旨遂爲清望官檢詳則肇於熙寧位視檢正編修則肇於慶歷位次檢詳此樞屬之大凡也會碑滿又當續因具列石端俾來者有攷焉

嘉定六年八月十五日

## 三省樞密院監門

在大門南將作監兼左司任希夷記題名 門官之設尚矣在周爲司門在漢其名不一曰戶郎曰門候皆其任也 國朝監省門用內品 元豐中裕陵聖訓謂用內侍者以與外庭臣僚無交際得以盡情幾察爰自中興駐蹕臨安三省樞密院俱列皇城之外內侍不時至則參之小使臣人微官薄不足以誰何 嘉定六年秋始用諫大夫議增置監門官一員以京朝官一員以京朝官奉議郎前知嚴州淳安縣楊恕而內侍猶爲議察遵舊制也於時政事之體勢隆峻嚴嚴翼翼輪焉奐焉至於門廡徑術莫不斥而大之氣象休美過者祗肅於是更置專官以重其任蓋將謹命令所出之原尊朝廷無競之勢示於外者若是則嚴乎中者可知矣居是職者可不思以稱上旨歟或以語楊君曰昕庭退朝飛蓋來下衮繡煜煌車騎雜襲呵道告門先聲震疊又凡出入於斯多達官顯人從以蒼頭廬兒謹譁薄午不特御者洋洋而已司門之官逡巡踦踖兩扉之側其於伺察也不亦難乎又將不有以動其中乎則告之曰昔蕭望之射策甲科尚爲小苑東門候仲翁以抱關譏之荅以各從其志其

後卒爲漢名傳蓋一命以上皆有常職所當盡吾事而已奚有於它慕哉楊君勉之併以告諸來者

嘉定六年
十月既望

## 三省樞密院架閣

### 在 制敕院後主管架閣文字綦更生記題名 皇朝

景德中置金耀門書庫貯三司文案隸尚書省架閣有庫蓋嘗先省而未始及部也 崇寧大臣初貳天官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六曹皆設繼迺省去沓 紹興三年六部悉有宣和再置再省架閣庫十有五年置官四人禮兵一人刑工一人吏戶各一人曹始備官特詳於部而無復及於省矣省有畱牘藏在諸房雖兩歲一遣架閣然屋室頹漏上雨旁風擲棄地閒誰與顧省鼠噬蛛絲蒸鬱糜潰不可收拾吏有絕無才藝他司棄而不收者始竄名是閒虛沾名俸而其身未始一到閒有檢討漫然不知所存不得已而下取之部囘環曲折稽緩後時卒不可得 朝廷深察其弊乃議建官卽省閫之旁爲庫初立廳事後植閣三間旁爲兩翼蓋因修省之餘材瓦疎壁寢既卑且漏不足以備充棟之藏架閣官綦更生首叨是選力請於 朝得緡錢二千有畸增其閣十三共爲十有六間列三省密院爲五門門內之右爲爨室直厎庫地也今省府貸以爲計簿房右復借爲涵圃皆未敢請復庫之門蓋直東出西則吳山右牆嚮南爲戶部度支左牆枕北當民居之道異時書多地狹尚可相其便者而圖展焉三省密院之書既已各列一庫庫列諸房自未置官以前者爲一書置官以後其方來者爲一書歲月可稽門例無雜凡有 前朝御筆者則朱箱金鎖灶香而藏於閣之中所以見尊 君之義也扃鐍森嚴出納有籍規式詳備吏不得欺是眞有益於官不可謂緩而不切者也嘗觀唐六典書載亭長掌固兩屬於尚書省亭長主守省門通傳禁約掌固與亭長皆同番上悉爲省屬今 嘉定甲戌 朝廷既謂部有司門省則並置明年乙亥以部有掌故省亦建官是唐朝之亭長掌固與 景德之省有書庫者今皆

舉而復之矣傳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是不容無紀用取架閣官姓名由今洎後刻於下方嘉

定九年三月

咸淳臨安志卷之四

道光重刊錢唐振綺堂藏汪氏仿宋聚珍版印



咸淳臨安志卷之五

行在所錄

御史臺

在清河坊門北鄉蓋取嚴肅之義　紹定五年重建

朝堂

御札二石刻

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逖姦邪密贊治道

卽臺廳朝服入僕頭白衫出臺端乃得至此下馬有

年來用人非據輿大臣爲支黨而濟其喜怒甚

非耳目之寄　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弊繼

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

右

紹興二十五年　詔諭臺諫殿中侍御史臣湯鵬舉記　臣竊以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所繫式是邦憲以肅庶僚必欲德意下孚民情上達無一夫之失所與萬國以同休要當開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小人道消而百志惟熙天下治舉而庶績其凝薄海內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臺臣豈小補哉是誠天子之耳目宰相何預焉比年以來宰臣陰肆論薦用匪其人習成朋比專事諂諛相以爲可則臺臣以爲可相以爲否則臺臣以爲否臺綱既失國是何以定官邪何以戢其孰能增重府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灼見治體寬仁勤儉鼎新政機俯念言責久矣　親擢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而臣不肖承學非據祇以自爲恥口口爲心雖智不足以察事之幾勇不足以行己之志但有所聞者不敢不告有所知者不敢不爲待罪臺所實愧空餐顧無勞效仰奉　詔書思有樸忠以告來者臣謹拜手稽首欽佩　訓詞用傳億世

近以臺官員闕已令御史中丞知雜同罪保舉竊詳卿等必已是慎選故至今未見　奏上須擇忠純體國之人勿引少年沽激之輩以矯當世澆浮薄惡之風庶共成篤厚之政速以名聞

右

神宗皇帝詔保舉臺官

神宗皇帝嘗以御史闕員　手詔臺■同罪

係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仰見
聖心於耳目之選慎重如此今以所獲石本
付三省可令重刊於御史臺朝夕瞻仰警戒
遵奉庶幾上廣
聖意下息澆薄稱
朕意
焉

右紹興三十年
御札頒降

神宗皇帝詔書御史中丞臣朱倬記仰惟
皇帝勵精七閏之間制治建官鼎
凡稽古禮文之
豐閒益思所以
以爲法於後

之訓辭炳若丹青甚盛德也元祐初有
旨刻石置之臺院迨紹興庚辰今上
皇帝中興三十有四載駿惠先猷遵制揚
功皇天所以眷祐者時和歲豐民安害息
憂勤之效穆然與祖宗同符夏四月
皇帝若曰御史耳目之官謹東乃僚聞之
在昔矧今祖訓具在成憲可鑒迺以所
獲石本重刊於御史臺且以上廣神祖
之美意而宣昭重光嗚呼大哉加以宸翰
申命告戒奎畫雲章下飾萬物臣不勝大
幸謹拜手稽首跪受而言曰臣聞周頌曰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大雅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恭惟
聖德纂承四方既已
日靖萬邦罔不作孚況茲百辟敢不祗若
臣謹虔奉
聖訓不敢失墜惟忠淳是進惟
澆薄是去惟沽激是懲以對揚
聖天子
丕顯休命謹鑱諸琬琰俾億萬斯
年職御史者瞻仰遵奉服之無斁

西序列東都御史名氏歲月曰石柱題名自

中興以後則列於東序右諫議大夫陳賈記

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閒悉錄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聖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紹興辛酉嘗彙集建炎以後名氏歲月續靖康而上所載人以官繫閱時深遠兩碑盈溢面背參錯覽者既病來者復無以容賈以罷更誤蒙柬拔嘗待罪其閒院久弊蠹既葺新之於是又與同列謀易新更繫以歲後先從其時日使皆粲然無所抵牾於以登載之盛以傳不朽顧不足以增重紀綱之地乎石既具囑賈識其顛何敢以僭僭辭

淳熙十四年九月既望



御史閣位

廳以內爲兩監察位又內爲殿中位爲會茶堂

又內爲中丞侍御史位又內爲殿

臺獄

門扁曰四推臺一推殿一推臺二推殿二推獄久廢惟廳獨存葢自中興未嘗置對有屬臺官讞問者則刑察就聽於大理之獄

諫院

在後省之西先是紹興元年右司諫方孟卿言諫官自來於中書門下省置聽事葢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詔候移蹕臨安於都堂相近置局

有紹興二十五年

御札石刻 同御史臺右正言臣張修謹記 臣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上聖纘承 大寶肇開 中興坐臻極治億萬世無疆之休度越乎唐虞三代之盛際矣尚留神臺諫風憲之地斷自 宸衷親除公正之士以充其選大革朋附之弊仍誡誥繼自今以後士之膺斯任者宜盡心乃職惟結 主知誕敷 聖詔加惠臣工 德至渥也顧臣材質庸陋誤被任使何足以當公正之選以仰承 聖詔之褒嘉哉臣幸親逢 聖時遭遇 聖主惟知罄竭愚忠上副 眷知茲臣區區之本心也如朋附之人臣實恥之臣屬 賜對面奏乞命有司將今來 聖詔於御史臺諫院刻石以昭示萬世伏蒙 聖慈俯從其請臣敢不齋祓百拜而書於後且以見孤遠小臣遭時遇 主誠千載一時之榮幸也抑臣茶聞仁宗皇帝增置諫員歐陽修首被其選至今以爲榮遇盛事臣之遭際 聖寵有類焉顧不又幸歟 上

廳事列諫官題名右諫議大夫巫伋記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以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其選輕也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爲專而任因重焉由諫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爲定員而分左右左屬之率其下有補闕拾遺皆爲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 我朝因之 雍熙中 詔更遺補爲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奬自是言責之官愈重矣 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謹擇爰自 建炎初載迄於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於壁閒久之遷次日月漫不可考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鐫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 國體云

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唯不敢亦不服 紹興十九年夏四月 右諫議大夫謝諤續記 諫院舊有題名以諫議司諫正言三位分門各虛其後以俟來者記亦考

究官名爲詳比者臣僚言諫爭之官尚有闕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願倣唐舊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於是得旨依奏乃二月八日有旨薛叔似許及之受新除之命竊惟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導人使諫者九爲盛德之事蓋於舉意之頃可以概見先是元額散騎諫議司諫正言分左右爲八員相承所除或一員或二員名雖異而實亦同聖上寬洪盡下和顏聽納凡有進諫雖至剴切亦必不拒增置之請欣然而從者所以表不如是不足以爲兼聽盡天下之美於是相與更立石繇初而起並用紀年之法觀此則可以考導人使諫之盛德尤在於今日淳熙十五年六月

## 六部

### 在三省樞密院南

論思獻納之堂後有望江亭在山上

### 在天官廳後

## 吏部

尚書廳居中侍左侍右侍郎廳在前之右西出第一第二位侍郎韓元吉記長貳題名大理正虞似良書并篆蓋尚書漢官也侍郎秦官也漢置尚書但五曹爾而踵秦之舊侍郎未有職僅比四百石也尚書以爲長侍郎以爲貳冠以六部倣周六卿之職而首以吏部者隋與唐制也凡天下之官總於吏部其上之別焉其次別以文武侍郎分主之而爲左右選者吾宋之制也惟吏部繇魏晉而降分職甚重得以甄敘人物進退羣吏至唐猶以宰相或兼之國朝於是率有成法曰選與注爲之長貳者第謹視而司焉然常恐非其人也擇而付之禮貌尊寵長於六官雖其職稍異於古其重則猶古也今年春吳興李公拜吏部尚書乃歎曰法固有典常也

而法有所未明事有所未盡不在變而通之乎由是詳任子之七色者而予敘之革薦舉之敘數者而防範之請京秩之官通注縣令以必試於民條具目張罔不順治既數月矣聽事故有題名碑石久闕不志公將礱而刻焉元吉幸爲之貳也因俾敘其然者夫董正治官先王之訓也蓋官治則事治朝廷治則天下治矣今茲職以治官者也以其治官者治已推而至於治天下亦是道焉如權之不頗於輕重其惟無私乎吾之屬任此者也後之人求於此者也其私也可懼其無私也可慕烏在其歲月也夫惟考其歲月而視其人之賢不肖使慕者說而懼者勸焉不可以不書　乾道九年八月一日

## 郎官位次列於侍郎廳之後起居舍人詹儀之記題名

郎官分曹治庶事以佐其長而吏部居六曹之首掌銓選封勳考課之政令蓋周制天官之屬也秦漢而下因革不同至光武時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　國朝因唐制以文武分左右銓曰尚左尚右侍左侍右司封司勳考功凡七司郎中員外郎分治之異時妙簡尚書郎多採時望黜陟予奪參以公議不專任法故事治而職舉今天子總核名實尤遴其選非嘗更治郡者不除除日下必俟奏對稱任之意甚厚居是官者可不思有以稱明詔乎　旨乃得視事其所以擢夫銓曹人才通塞所繫而法令纖悉雖老吏有不能盡曉士大夫一旦從事於其間亦可謂難矣雖然法所以布大信固不可不守而事之可否則有理存焉天下之理一而已誠能智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用今之法由古之義使所居官大斯之謂稱職可不勉哉郎官聽舊闕題名　渡江以來文牘散逸名氏歲月漫不可攷自　隆興爲始第其先後勒之石以補闕典同舍郎以予嘗聯事請記其首固辭不獲乃爲之書庶幾它日有所攷評云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長至日

# 戶部

## 長貳廳在天官廳前之左西出第一位有

## 高宗皇帝頒降鑄錢式　御札曰大小錢樣付卿

烏背者製作頗精與開元崇寧所鑄相似然恐
費工難辦素背者似可作式樣仰更看詳權待郎
林覺記曰臣覺猥以駑下待罪版曹紹興丁丑
利貿易流通民賴而用近年鼓鑄稍闕乞將饒贛
紹三州錢監院各選官借職事賜對僭陳貨泉之
高明愛民尤篤先嘗製造錢樣高出於臣子意向
之表臣奏事既退伏蒙宸翰宣示紹興通寶
雨等其文木於洛書形質渾厚追崇寧之規模
字勢雄勁邁鍾王之筆迹肉好周郭備極精微臣
百拜肅觀光開心目經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
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
人仰惟陛下勵精庶政以求民瘼躬儉節用示
天下先而乃坯冶錢寶使貿遷交易以濟民用所
以實惠者廣矣大矣昔漢議錢政更革不常而
卒莫得其要領唐開元通寶其字歐陽詢書猶為
當時所稱豈如聖神規畫盡善親以翰墨作
新斯製廣布寰宇動流億年俾生民寶之永以為
重所錫聖訓奎文炳煥臣不敢專有上賜
謹拜手刻諸琬琰以示無極紹興二十七年七
月

員外郎邊知白記題名六官之設凡以為民而
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為最親獻其數於王則登於天府有負版者而聖
人式之顧不已重乎士濟艱難之運成恢復
之功立政立事亹亹成周之世矣大抵為民擇官
必惟其人故生齒凋而復繁財用耗而復衍倉廩
虛而復實舉自建炎以迄於今膺常伯貳卿之
任者率能不廢厥志以不失其職而侍郎王公實
繼之或謂宜刻名於石以彰不朽愚曰治寺之有
題名古今所同也版曹舊記雖不復存而中興
得人之盛可攷以知乃撫名氏紀歲月敘
而刻諸堅珉紹興十五年九月望日





吏部員外郎施溫舒記題

名國家分置六部各統其屬屬之所治各攸司
戶部之屬五其所治之事若民訟若賦役若供
餽給賜若貨財出內若倉廩委積雖各掌其一而
書判之穴會計之勞符檄之多憂責略等也中

興以來五十年間凡同舍郎更代之姓名遷授之歲月漫不可攷　淳熙五年今樞密同知謝公爲左曹得二石爲題名未就而遷御史既登西府話同舍曰事求全則難成從簡則易就繇　紹興至隆興遠矣典籍雖存非一朝所能討訂也姑舉闕典豈若首　隆興之元而序次之其所未備則後之博雅君子考諸　國史而詳焉必有任其責者同舍皆曰然於是乎刻之　淳熙八年十二月旦

## 禮部

### 長貳廳在戶部廳東員外郎洪邁記題名

起炎丁未建至今三十四年凡禮部侍郎尚書名氏可見者毋慮五十有八人其在事歲月若除舊拜新雜出於掌故省憶或脫不具然大略在是矣自　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分曹賦職頗采用周官唐六典尚書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屬吏間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絲綸是得政者膺行立然要爲具員吏朝日而出坐曹弊治不過操牘視成振之以章程梶之以挈比思慮索於几按此其勢不能施置自便獨宗伯不亦王官之一守有日　天子講遺興禮大朝聘大慶賀與　天地　宗廟典策秋享之事衆史贊聚閣筆詞不占措乃雍容風議斟酌固實扳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者緊吾啟爲之非特規規守成法視故府鍾鼓玉帛周章有司之後而已則　上所選置正用第一人亦其理宜　中興之宰十四而以是進者三之一故相國義陽公清河公江寧公吳興公今相國縉雲公斗淵耀下飾蹙然一時固宜登載表襮使後之君子有所瞻仰新安金公迺命郎吏謹其年次書諸石　紹興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又記

### 郎官題名

鈞之爲郎然二十四司冷熱劇易不得同主客合於禮部號爲兩曹而所掌猶不過牋前印瑞郊廟禮文與士子科舉事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繇大丞相以下畢入聽治吾同舍郎南典選北理財文書鱗午吏四繞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翳罔予方理蠹簡呻佔畢作書生事業倦則偃一榻上遲食時覺起摩睡眼以出卒

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卽去至無毫毛可用爲勤以白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佚勞相絕顧如此顏之不厚難矣哉廳壁當有記以謹歲月識名氏今亡有也問諸掌固掌固不知蓋其官閒其吏緩閒與緩相遭苟且頹靡非一日實然予訪老吏質太史越數月而後頗得其梗槩乃採建炎以來至于今日自祖秀實始并書其幸甚云於上

紹興三十年七月八日

## 監察御史黃疇若作續記

紹興中興以來禮部郎官廳壁記自建炎元祀六月至開禧三年四月由祖秀實而下凡八十七人題字竟及趺後來無以書今國子監司業溪迺伐石以續而題其名於端屬余記歲月於上惟禮部有儀曹郎蓋古春官之屬魏齊及唐多選名上典領雖不治文書比它曹爲閒暇然極其至要則協禮樂以贊宗伯治神人以和上下至於事筆研其閒者亦必廉悍俊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乃稱是豈細事思厥艱大反不若縱橫計財甲乙論刑之爲易易耳故廣前誌之未盡冀方來之知勉使幸聯特書業履光大以對于前聞人顧不偉歟毋徒揩睡睫日丞相上馬去吾事畢矣

開禧丁卯九月丙戌

# 兵部

## 長貳廳在禮部之東侍郎周必大記題名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凡民兵廂軍蕃兵剩員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街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之曰職方凡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候之數蕃夷歸明內附之事皆主之曰駕部凡輦輅車乘廐牧雜蓄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爲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以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盡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

西府其職視唐猶簡況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曰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繁簡也若乃自晝於有司視成於胥史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無恧乎必大五年之閒兩以他官承攝惟亞去秋遂冒眞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恧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牘記紀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逮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在焉牴牾疏略有所不免大槩具是矣按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並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於上俾來者得考觀焉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 又記郎官題名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室其二卿監或可俓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興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爲寵此其大略也

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需其遷勿補厥後閒嘗並置要爲有故而一員之制定矣必大既與聞夏官之政迺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矣不文佔畢莫能措姑效掌故葉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日

## 刑部

### 長貳廳在侍右之東權侍郎齊慶胄記題名 設官分職

以司梟事其來尚矣自少昊立爽鳩氏至唐虞爲士成周爲司寇歷兩漢宋魏隋唐更置紛紛靡有定名要皆以其職掌邦禁選任爲重國朝倣周舊制分命六卿而秋官司寇之職是爲刑部凡邦典之重輕若民訟之疑貳必讞覆訂正契於三尺然後書而登於天府達於四方一或不得其平則

爲民患事體所繫信不輕矣主上勵精圖治爲官擇人左右侍從無非親擢於是選也尤切注意故自　臨御以來凡被擢任而居此官者率多一時名流用能推廣好生之德使刑清民服駸駸隆古之盛歲在戊戌偶承人乏爰命慶胄以儀曹之貳兼董其事顧惟不才雖不足以仰副委任之意然奉公行法夙夜敢懈因念廳事題名獨後諸部允謂闕文迺自　建炎至今追訪銓次得數十公勑諸堅珉以垂永久庶使貴名暴白當世觀者可以想像其聲烈云

淳熙六年六月二十有三日

## 檢詳尤袤記郎官題名

刑部其輕重出入之際人之死生繫焉責任爲不輕矣唐制刑部郎分四司曰司門曰司刑曰都官曰比部本朝因之然止以爲階官不釐本務凡四方以具獄來上則讞於審刑院別命朝官一員判院事至於　元豐始以審刑歸刑部官制行二十四司各正其職於是刑部始得專其官而任益重　中興以來遵承不改　聖天子哀矜庶獄郎官必採時望非明習法令更治民者弗除所以選任之意甚厚士之當是選者可不思所以稱明指哉夫法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民僞日滋法不能勝奇請它比紛然雜陳於前居其任者苟非明有以察之仁有以守之公有以行之則姦吏並緣舞文巧詆人受其害故居官稱職每難其人而在上者尤以擇賢任職爲意歲月既久除授不一前人名氏漫不可攷　淳熙十一年陳公倚錢公沖之爲是官也慨然興歎謀欲序次而書之石會錢公移漕畿甸迺伐石庀工祝陳公緒成之繇興未得七十人屬袤記其事且曰視其名而考其歲月則其人之功行善最皆可枚數庶後之居於斯者有所警而不敢忽也迺述其大略且使知刑部之有題名自二公始云九月望

## 工部

### 長貳廳在兵部之東侍郎李昌圖記題名　官居題名其來舊矣　中興起部長貳獨未有載昌圖使蜀召還繇外府掌貳事會稽王公佐實爲之長暇日屬昌

圖銓次前人名氏以補其闕而冬官故籍漫不可攷迺博采它所記錄參訂歲月起建炎丁未迄淳熙癸卯得九十人則又屬昌圖識於上方弗獲辭乃告於公曰題名之設懼歲月久而難稽也今登載昭揭俾異時覽者指某爲賢某爲否則人知公論可畏而砥礪名節求與此石爲不朽是不爲亡補公曰然乃識之

淳熙十年四月望日 中書舍人高文虎記

## 郎官題名

高宗受命 中興 駐蹕錢唐百司庶府咸復名承平之舊廣延材俊輯圖治功歷 孝廟 上皇至於 今上蓋六七十年矣維持憑藉又當傳之無窮官以人修績因謀建化成黼黻政如玉金炳炳麟麟靡不雲舉中興六部統二十四曹禁臺臺閣之舊崔琳嫺朝廷之儀皆足以諏訂闕遺昭將以攷 聖朝登用之效獨起部郎壁記迄今闕然同庚辰進士莫君若晦學行有聲又以郡治最擢在茲選乃集前所居者悉彙次焉與諸曹並本部尚書錢公象祖侍郎趙公師巽嘉君之志而侍郎方兼領天府又爲植珉撰直以成之昔黃香熟臺閣之舊崔琳嫺朝廷之儀皆足以諏訂闕遺昭垂憲躅推而上之斷國論謀王體可也故周官之訓以典常而作師大雅之詩幸典刑之尚有然則自古建事立業貽法後世未有無所稽據而可以率意因陋爲之輒誦所聞敢告來者

七月十二日

## 六部監門

### 在六部大門內之左

紹興二年置刑工部架閣

### 袁說友記題名

乾道登號之七年厥庶職咸理其起平治上思以固其勤也有詔百執事卹入盡未而豫而六部實天下政事之上訓是迪無或敢有佚豫樞綱目要領闔闢在是故奉比也凡部官卹未之出入疾病之暫告與其謁制之可否悉聞諸部門部門受其出入之時以聽上稽訪門之司存蓋至是而愈重矣方是時奉行列曹之命以正胥史之失贊長貳竟懲決以遵張官之意抑猶其細事也南陽韓君子厚甚粹而度來

居是官始至適遇勤政之詔則遂環顧其職以謂舉天下之政事悉圄諸六曹職有弛張事之廢興基焉今隸職於中者操筆疾書略不敢後羣有司下直而門官者黨不能先時而至既其出入而聽其命是亡具也則盡棄去一切恪敬厥事復掇其餘力取前任人名氏自董將而下皆書石而鑒之嗚呼天下之事要無忽其小者爾昔鄭子產聞盜而爲門者而春秋犯門之誅謂干國紀子厚既盡力門職於古無愧又補苴罅漏不數於其小者題名蓋其一也斯反而顧天下事奚難哉官建於紹興之二年法以陞朝有才力者迺在選而班祿郎者凡十有五人焉君子以夜漏未盡僕僕趨局不敢後長貳未退則屏息以俟率是爲常雖欲求以自見不可得然則是官豈徒設哉

國家官人以才儲才有地其始進而需部門有官中興初制也凡天下之事隸於部其綱要有六其司存二十有四其閒劇易不同皆足以展四體司鑰者止幾其出入奉列曹之命惟謹

乾道八年正旦日 祕書郎陸峻續記

用於部者有二焉繇京秩則爲門官繇小選則爲架閣二官資歷雖殊職閒無事則相似大抵不以才用而以才選也嘉禾蔡君開以邑最稱方退就銓得倅黃岡忽有旨改畀廟論以恬靜特獎之益信其選爲不輕甫涖事按求題名之舊歲久員溢書止於王驎缺而不紀向之踵是而得麾節者適致餐錢乃勒堅珉彙次官氏自傅誠以下各謹其歲月俾來者相繼登載若乃因名以跡其實顯晦升沈未容槩論而其卓然著見者亦得以託不朽後之覽者思其所可繼省其所不逮俛焉日孜孜常恐無以稱上之選毋徒兀兀坐嘗諉曰無所事姑眡爲進步之階必使所居官繇是大焉斯可矣手指目視是否凜然豈苟以爲觀美云

嘉定初元臘日

## 六部架閣

在天水院橋 紹興三年置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又治其棟宇而新之禮兵主管周紫芝爲記朝廷

設官以主吏曹之牘舊矣後廢而不置者幾二十年常以司門之官兼掌其事往往書無机閣戶無緘縢甚者委而投諸地落漫漶而不可考官索故牘則六曹吏自入取莫能誰何出納之籍姑以文具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朝廷知之會上章者以爲言於是詔復舊官如故吏部以一官主之餘不能如二部之多則以一官兼二曹所以因時制宜而爲之損益者當如是也初架閣有屋數十楹皆上依山阜下即湫隘而爲之所久乃弊壞弗枝又其文字之積至於充溢棟宇而六曹之法案閱二歲則命聚而藏之常以二者不能受其藏人皆患之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炤始與其同寮戶部右從政郎艾若訥禮兵部右迪功郎周紫芝工刑部右迪功郎蘇鑒條其事以有請於尚書六曹之事以有請而上之朝紹興十五年秋九月有旨命兩浙轉運司使爲之越明年秋八月始告成初架閣移文上用公牒而銜阿以名使者怒其禮輕乃大沮其事有請皆不報故其成甚緩而略且不如其乞也朝廷自罷兵息戰以來凡祖宗大典禮有廢而未修者一切蒐講靡有闕遺至於百官有司莫不具舉下至架閣之職亦修其廢官而復其舊制駸駸乎其嚮於太平矣況創復之初首祓推擇非特目見耳聞而身親其事固已幸矣其可不書以告後人乎

嘉定中增庫爲百有十楹太學正李大異記題名

皇朝肇建中臺分六官而設之屬文書之夥月益歲滋枋在胥手並緣姦蠹識者病之崇寧間何公執中爲吏部侍郎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於是插架萬數揭而目之前最後几一索而獲人以爲便後諸曹皆置官如吏部之制未幾悉省之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今四十七年矣異時百司庶府皆有款刻以識前後居官者茲獨因仍闕而未著紹熙二年主管官王君杰春陳君邕雷君孝友相與裒集題名三月題名成屬大異爲之記大異竊

惟古昔以來圖籍爲重是官之建實謹其藏其任似周司書其選似漢掌故可以攷閱故新尋緒本元所謂若緩而急者嘗試以舊章參之今日雖或稍異而其歸則同舊制官庀其司置於六部之內或遇其廢則以郎官兼之否則以監六部門兼之迫於紹興與寺監簿正官俱復然始庀司於外一也舊制金耀門文書庫多藏三司帳籍三司今版曹也自銓曹而下儲藏帳籍之所未之詳焉其後置六部架閣庫大抵成案留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今金耀無復曩日則悉藏於架閣庫二也二者不同而至於諸曹二十四司之文書盡歸以待有用則今猶昔也夫豈特文書爲然惟官亦然故其職閒無事視他司爲最白公退食得以挾冊讀書考定有缺書充其素業疇昔著述有軼多於此焉取之於世道積厥躬之處於世朝廷則無負於朝廷矣雖然負矣雖凡上之於士可謂無負矣雖然自知其不能而將以懲

咸淳臨安志卷之五

趙尊重寅錢善振綺
當涯氏仿宋重雕